民主的过程哲学

江国华

摘要 习近平关于“人民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论断蕴含着深刻的过程哲学思想。在本体论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论将民主界定为一种过程性存在,即过程的连锁,从而将民主过程置于本体性地位,而这种本体性过程本质上就是民主的实践过程,并必然地呈现于民主的生活过程中。在认识论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论将民主界定为一种事实性存在,即事实的合成,从而将民主事实置于民主存在的基准性地位。民主存在以民主事实为境界,所谓“事实胜于雄辩”,而民主的事实又始终处于创生的过程之中。在价值论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论将民主界定为一种价值性存在,即价值的共生,从而将民主价值置于民主发展的引领性地位。民主存在以价值为向导,而民主价值的共生过程,就是人民“从自己出发”“为我而存在”的生活过程。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哲学;过程即本体;过程即事实;过程即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D911;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2-0124-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17)

习近平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P9)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2]。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叙事蕴含着深刻的过程哲学。过程哲学是由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扬弃传统西方哲学中各种旧唯物主义实体学说和批判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精神实体观、二元论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片面性和现象学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诸流派的新哲学。但过程哲学并非怀特海所独创——过程思想一直贯穿于西方哲学的发展之中,在西方哲学史上,每个原创性哲学家都有对过程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从而不断推陈出新^[3]。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方传统哲学也蕴藏着丰富的过程哲学资源。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中国传统哲学中世事无常、道生万物的思想,都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具有高度的契合性^[4]。

过程哲学以全部现实存在都是相互关联的为出发点,坚持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事物的存在就是它的生成。因此,一切存在都是“动在”,亦为“互在”——动在即世事无常、无物常在,一切真实的存在都是运动中的存在;互在即相关定律,一切动在都处于关系之中,都是关系性存在。在本体论上,过程哲学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5]。在方法论上,过程哲学试图以发生学的动态过程分析法超越传统实体哲学的形态学静态结构分析法^[6]。在认识论上,坚持从关系着手分析现实存在,因为“联系性是属于一切类型的一切事物的本质”^[7](P20),任何现实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现实关系中,

①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既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共性,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相通之处。同时,它又与现代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理论相一致。

才成为其自身；而进入另一种关系中时，它就成为另一种不同性质的存在。在价值论上，过程哲学试图以“过程”统摄事实与价值，成为现实存在就是成为依据自身并服务于自身的价值，同时成为服务于他者的价值。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关系支配着性质，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8]（P102）民主既是现代文明国家政治形态中的现实存在，也是一种处在不断被认识过程中的社会观念事实。只有将民主置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过程中，方可真正理解和把握民主的存在、事实与价值。由此，可以衍生出三个基本命题：在本体论上，民主的过程就是民主的本体——民主就是一种过程性存在，民主的本质和本体既是过程的呈现，又借由过程得以呈现；在认识论上，民主的过程就是民主的事实——民主的事实始终处于成为民主事实的过程之中，在这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基于主体性活动而发生联系，勾连因果；在价值论上，民主的过程就是民主的价值——只有在过程之中，或者说，正是在民主的过程之中，人民实现民主权利，达成民主目的，享受民主生活。

一、过程即本体

所谓“本体”就是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是万物“之所是”^{①[9]}。在过程哲学中，“过程和存在互为前提”^[7]（P36），过程即存在，存在即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过程获得了本体性地位^[5]。怀特海认为现实存在的“存在”是由其“生成”所构成的^[10]（P38-40）。如果说，民主本体就是民主的过程，民主的过程就是民主的实在，那么，民主的实在就是一种生成中的存在。

（一）本体呈现于过程

马克思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1]（P298）民主也是过程的集合体——民主的过程乃民主存在的基本方式。过程乃一切意义上的民主之共相，不管是观念层面的民主，抑或是制度层面的民主，均须以过程的形式予以呈现。

其一，作为民主本体的“过程”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结构的范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断，强调民主是一种过程性存在^{②[12]}，即意味着将民主置于时间性境界^{③[13]}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全过程之“全”字具有时间性。（1）时间是民主存在的境界。境界是民主存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境界的呈现首先需要单位时间中连续相加的过程以造成不断的时间之流，使在时间中显现的主体心灵和客体形式既有过去和起源，又有未来和结局^[14]。（2）时间是民主存在的证明。时间是一切事物是否真实存在的证据，一切事物都须通过其存在的时间性来获得证明。民主的时间性收摄过去与未来，牵引感性主体作外化与对象化展开，既创建了感性主体的历史，也打开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民主的存在以及民主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需要以时间作为证明。（3）时间性是事物在何种意义上真实（或不真实地）存在的认知背景、参照系与透视图^[15]，时间性也是民主在何种意义上真实存在于这一世界的认知背景、参照系与透视图。

其二，作为民主本体的“过程”是一个具有生成性特征的范畴。“如果我们从作为根本的东西的过程出发，那现在的现实事物就从过程取得它们的特征，并且把它们的特征加于未来。”^[7]（P89）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断强调民主是一种过程性存在，即意味着将民主置于生成性进程和环境来理解——在这个意

① “凡物必有所‘是’，或是人，或是马；或是白或是黑；或是长或是短。日常的言谈或学术的理论就只在各述其所‘是’”。

②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富有前瞻性的理论概括，与其他制度一样，民主的形式、民主的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③ “境界(horizon)”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一种视野(vision)的超级宽度。这一视野的超级宽度是人能有理解的必须条件。

义上,全过程之“全”字具有空间性。(1)生成是民主存在之表征^①,表征即民主的呈现方式——生成性过程意味着变异与或然性。所谓“变异”,就是指变化、不同或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无定式,没有固定不变的民主模式,处于过程之中的民主始终处于“自我告别”与蜕变的路。所谓“或然性”,就是盖然性、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非必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标准,处于生成之中的民主是不可预约的——不仅民主的结果不具有可预约性,甚至民主的生成过程也不具有可预约性——民主的存在并非遵循一个预先确定好的必然进程而按部就班地生成着。(2)环境是民主生成之场域,它构成了民主生成的自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相互依存,自变量是因变量的条件和原因,因变量是自变量变化而引起的反应和结果。对公民个人参与民主过程而言,理想的环境是一个赋予他们权利并使他们能够将参与性资源(比如,他们的时间、精力、兴趣和知识)花在最关心的问题上。因此,民主是环境的产物,离开环境论民主,就是离开自变量谈因变量,就是离开条件论反应、离开原因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定义,毋宁,任何形式的民主定义都是依赖于特定语境中的文字表达。(3)民主始终处于生成过程之中,始终处于自我创造的过程之中。正如萨特所言,一切皆在生成,一切皆非既成;人必是其非是、非是其所是。既然一切都处在产生和灭亡的无限过程中,那么人的存在便只能是指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人类可以安顿下来:‘好,既然我们已最后达到了真理,我们可以休息了’”^[16](P10-11)。同理,既然一切都处于无限的自我创造之中,那么民主就只能是在生成之中的存在。我们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有人宣布:“民主已到达顶峰,民主的发展历史到此终结。”

其三,作为民主本体的“过程”是一个具有“有机性”特征的范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断,强调民主是一种过程性存在,即意味着将民主置于有机性社会系统中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全过程之“全”字具有有机性。(1)民主的存在内嵌于社会结构系统之中,民主存在的时间性和社会整体的历史性呈交织状态。社会整体的各个层次之间,是诸矛盾的多元决定及其主导结构的关系,这种关系造成了一种新的时间结构。这一时间性概念,不是指精神或理念的自我发展的永恒性,也不是诸事件在时序中相继的偶然性,或者先进环节对其他落后环节的决定性,而是指向具体的实在整体的结构层次的矛盾位置变化所导致的“不同时代的交叉”^[17]。(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8](P8)。民主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并始终处于与构成社会关系的各要素发生关系的过程之中。关系支配着性质,而不是相反。因为每一现实存在,不管是微小还是宏大,都有自己的存在环境,并且只有在适合自身存在的环境中,同其他现实存在发生直接联系、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它才成其自身,如果脱离这一存在环境,它的性质就会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民主存在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民主的性质——任何现实的民主存在都只有在特定的现实社会关系中,才“是其所是”;离开其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而进入另一种关系中时,民主存在则必然“是其非是”,而成为另一种不同性质的存在。(3)社会关系就是人的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P139),反过来说,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在生活、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因此,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人为主体的关系,相应的,以社会关系为逻辑前提的一切形式的民主存在都与人的存在密切关联。全过程人民民主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的哲学高度,在民主实践关系中充分关注人作为价值主体的本体论意蕴,强调了民主的本质与人的解放。

(二) 过程融嵌于实践

民主的本体不以抽象的“理念”而呈现,也不以玄妙的“概念”而呈现,而是以现实的民主实践过程而呈现。“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过程就是各种现实存在的生成”^[10](P28)。任何民主都是实践过程的连锁。

^① 表征(representation)又称心理表征或知识表征,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指信息或知识在心理活动中的表现和记载的方式。表征是外部事物在心理活动中的内部再现,因此,它一方面反映客观事物,代表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是心理活动进一步加工的对象。表征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是具体形象的,也可以是语词的或要领的。

全过程民主是全链条的民主,这个链条就是实践的连锁。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中国民主实践所创生并在实践中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以实践过程为本体的民主。

其一,民主的过程本体论就是民主的实践本体论——在这个意义上,全过程之“过程”二字具有实践结构。(1)一切形式的民主都与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生产是一个过程。它是过程性生产。生产是由客体性向主体性、再由主体性向客体性的生成消长,同时也是勾连过去和未来的纽带”^[20](P50)。一切形式的民主过程都无一例外地内嵌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之中。而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民主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理解和把握民主的过程;正因为民主的过程本质上是实践的,过程本体论本质上就是实践本体论。(2)列宁指出:“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21](P158)民主的过程是人的有目的的实践过程,是人基于内在尺度实现对象“为我存在”的过程——“人作为实践主体把自身的理想、目的、需求、愿望和本质力量通过现实的客观活动贯注到外界客体中,使其生命及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性存在,从而实现对原有的外部对象的否定,也就是实现对原有的外部对象与人的自在的、肯定的对象关系的否定。”^[22]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形式的民主过程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切形式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都不过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所引起的社会结果”;在阶级社会,这种目的性集中表现为民主的阶级性。(3)民主的过程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过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3](P470-471)民主的过程始终是人们为着一定目的在一定社会生产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实践形式,它既不能脱离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条件,也不能超越其所处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

其二,民主的实践过程就是民主的创生过程。(1)民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过程中不断创生,在实践中不断演变的。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4](P92)习近平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5](P304)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没有永恒不变的本体,只有普遍发生的过程。因此,任何眼前的“物”都不是一个客观对象,而是处在宇宙创生过程中的一个瞬时;一切实体皆非其本身,而是处于生成、变化过程之中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民主的本体”,就是民主生活的创生过程,民主的过程则是民主生活不断创生之呈现。(2)鉴于民主的过程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它以人的内在尺度为核心,以物的尺度为客观条件,是人将目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插入客观的因果链条中,并使之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对象成为“为我存在”的过程^[26]。因此,民主之本体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体——马克思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7](P120)同样的,民主也不可能摆脱规律独立存在,而是有计划地将已经认识的规律服务于民主之目的。(3)民主的本体只能是一种实践中的存在,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就在实践活动中存在和发展的;“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践生活过程”^[19](P152),“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么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19](P147)。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实践来理解和把握民主的本体。离开民主的实践或者过程,仅从外在的、抽象的、绝对化的观念中领会民主的本体,很难正确理解民主的价值与功能。

其三,没有民主的实践就无所谓民主的本体。民主不会横空出世,任何民主都表现为一定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民主从其自身文化土壤中创生的过程,就是民主从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中衍生的过程,就是与本民族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民主实践的过程。(1)民主的过程是一个兼具历

时性和共时性的范畴。所谓历时性的过程,赋予了民主本体以时间性的规定性,即把时间性嵌入民主本体之中,使得时间性成为民主的内在规定性,正如同时间性构成了人之存在的本质方式一样。基于其时间规定性,民主注定无法速成,更不宜催熟;所谓“共时性的过程”,赋予了民主本体以系统性的规定性,即将民主之本体归置于社会系统之中,将民主与社会系统其他诸要素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民主在成为社会系统的构成分子的同时,也使得民主本身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性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注定不会是寂寞而孤立地生成,相反,民主是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生成,是社会诸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要把握民主的本体,既要看到民主本身的整体性,也要看民主与其所处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性。(2)“过程”既是民主的共相,也是民主的殊相。所谓“共相的过程”,意指一切民主的本体都是过程的呈现。所谓“民主的普遍性”,本质上就是民主的共相,这种共相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根据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创造符合他们目的的民主生活的实践过程;所谓“殊相的过程”,意味着一切民主的过程都是具体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具体的民主过程无一例外地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并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民主长成什么样子,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 本体与本质统一于实践

本体与本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本质是本体的抽象,本体是本质的呈现。亚里士多德曾说:“本质就是一事物确切的所是”“这个由于你自己而成为你,这就是你的本质”^[9](P129)。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唯物主义实践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这一本质区别于自然世界中的自在本质,是在人类社会动态中的、生成和发展于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活动中的实践本质。

其一,民主的本体就是民主的实践过程,实践性即民主的本质属性。(1)实践性是民主本体与本质共同属性。任何有关民主本质概括都必须真实反映民主的过程。因此,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把握民主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形成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民主理论;一个治理机制如果想要确保一种适宜程度的民众影响,就必须早晚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形式^[28](P316)。习近平指出:“如何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需要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找到正确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29](P258)(2)实践是一个发展性概念,民主的本质随着民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民主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民主本质是不同的。过程本质论之要义正在于将民主置于具体的、现实的民主实践过程之中,借助于民主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的生产生活与民主的关系,来把握和解释民主的本质。(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有关民主的真理性认知,特别是有关民主本质的认知,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检验,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民主有关理论的得失、理解社会现实的需求,才能寻得民主的本质。

其二,民主的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过程。(1)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所展示出的主体地位和特性。民主的主体性本质既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又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据和条件。人之所以成为民主的主体,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实体性的人,而在于他是一个主体性的人,即他在与作为对象世界的民主之关系中处于一种能动、自主的地位;若失去这种地位以及由其所决定的人对民主的积极主动的关系,那么人尽管还是人的实体,但就不是主体。由此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必然的推论:倘若剔除民主的主体性,那么人就蜕变为民主的客体或者手段,而民主本身则异化为“人的对立面”,成为压制人的暴政。(2)主体性融自为性和自觉性于一体——人在实践中的自为性,标识着人在行为上的意志自由;人在实践中的自觉性,则标识着人在思想上的意志自主。因此,主体性意味着自由与自主的统一。自由和自主构成了人的主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人才成为民主之目的,而不是手段;只有在自主的状态下,人才成为民主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注重民主实质内容的展开,聚焦人民各种实际利益问题,并将之纳入民主实践的议程,实现人民个体权利行使与治理实效的统一。(3)如

果说,自主意味着不受外在干预的状态,那么自由则意味着对必然的超越状态。“免于奴役”是不受外在干预的低度标准,因此,民主的最低限度即意味着人摆脱了奴役状态,否则,民主就不具有“自主”的成分,因而也不具有主体性。“认识必然性”是人之于必然的超越状态的底度标准,“把握和利用必然性”即实现由“盲目的必然”向“为我的必然”的转变,是人之于必然的超越状态的高级形式。由此,民主的主体性和民主的目的性达成统一。

其三,民主的过程是人之“为我”而创造的过程,是“属人世界”的创生过程,因此,归根结底,“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民主的本质涵摄于人的本质之中。(1)“属人世界”是指一种合目的性实践所造就的、因实践而具有意义的世界。人对客观世界的实践改造过程,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之间经对象化关系而双向耦合的过程;民主的过程既是造就意义世界的过程,也是拥有意义世界的过程。人的实践过程既是获得客观自由的过程,又是享受民主生活的过程。(2)民主的目的性以一种内在于超越过程的方向和动力的形式而存在,推动着民主过程无止境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不断追求更有意义和更幸福的生命,这可解释作人性内有的暧昧性的记号:人野心勃勃地给自己定下目标,达成之后却又不能就此罢休;他还是不满足,他又要去寻找更伟大的目标”^[30](P101)。(3)人是生成中的存在^①。“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32](P196)因此,人的本质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一个理想的民主过程中,人的人格能得到最大化发展,这意味着其不仅为人提供相当之物质基础,亦尊重人的各种权利要求^[33](P467-480)。因此,尽管民主的过程总是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但始终围绕“人本身的目的”而展开;正是“人自身的目的”规定了民主过程的发展方向,这里的“方向”并非指陈某种终极状态,而是指人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二、过程即事实

事实既是过程的产物,也是过程的明证。“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事(fact)而不是物(thing),哲学不能‘向物而思’(to the things)而只能‘因事而思’(from the facts)。”^[34]“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物的总和。”^[35](P5)事实就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在怀特海的哲学体系中,现行实在是最核心的范畴,当现行实在进入时间之中就成为现行事实。

在哲学史的视域中,事实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意味——在本体论意义上,事实是与观念相对应的范畴,意指在经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譬如萨托利将民主“事实”定位为民主的实在,指陈“民主怎样实际运作,现实世界中民主的真实状况是什么”^[36](P10);而在认识论意义上,事实即“客观的所与”(given)^[37](P5),是认知主体基于感觉材料所做的认知建构。“求知不仅是被动地知道事实,而且是主动地发现事实,事实是可以增加的,并且无时不在增加。”^[38](P566)

(一) 事实合生于过程

任何形式的民主均以一定的民主事实为载体。因此,一切关于民主的认知均源自于民主事实。而民主事实则始终处于创生的过程之中,因而民主的过程,就是民主事实生成、发展的过程。没有民主的过程,就没有民主的事实。

其一,全过程民主是一系列民主事实的集合,而民主事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民主的过程既表征民主事实的存在,也表征民主事实的运行状态。恩格斯曾说:“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39](P58)如果承认民主是由一系列的事实所表达的存在,那么就同时承认,这种事实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作为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历史进程,民主是一个持久不断的过程,一个尚未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的过程。(2)过程乃时空一体之存在,时空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时空

① “人不是一义确定的,人可以并必须塑造自己。”“做一个人就是处在变成一个人的过程中。”^[31](P7)

同物质运动不可分。一方面,物质运动总要经历时间、占有空间,因此,民主事实的运动离不开时空一体之过程。另一方面,时空也离不开物质运动——时间反映的是物质运动的过程,空间反映的是物质运动存在的方式。物质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而时间和空间又在物质运动中得到体现。民主的过程反映着民主事实的运动,民主事实的运动呈现着民主的过程。(3)只有通过运动及其过程,方可能把握民主的事实。当然,随着历史进程和人类认识活动的推进,人类所掌握的事实在不断增长,认知共同体或知识共同体也在不断凝聚和壮大,对民主事实的阐述也基于民主实际运作过程的真实状况而不断完善。

其二,全过程民主是一系列民主过程的组合,是全链条的民主。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构建科学缜密的体制机制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科学的制度体系和全面的实践参与,还有能将其有效落实于人民民主实践过程的各步骤、各环节,形成民主运行的完美循环。民主的事实创生于民主的过程,民主事实的创生过程表现为一系列过程连锁而成的链条。如果说,民主创生表征为民主运动过程,那么,民主运动就是民主事实存在的基本方式。(1)运动乃民主事实固有属性。“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40](P408)(2)民主事实的运动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因此,任何形式的民主事实都是阶段性的。相应地,决定我们对于民主的认识也只能是阶段性的,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步登顶的。一个国家的民主事业也必然始终处于不断深化、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之中。(3)我们通过民主的运动过程,认识和把握民主的事实;又借助民主的事实,解释和证明民主的运动及其内在规律。我们无法脱离一个实体去理解这个实体的某种样态,正如我们不可能脱离了正义的人去理解正义。

其三,全过程民主是动态民主与静态民主的有机统一。恩格斯曾说:“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39](P58)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民主环节的彼此相连、功能相接,构建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的民主,实现了民主运行中过程与结果、形式与实质、动态和静态的统一。(1)运动是绝对的,民主的运动决定了民主事实的变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写道,“对事物所作的任何一种特殊的阐释都不能被视为对某一现象的正确或终结的理解;每一种现象都可以从新的角度给以新的解释”^[41](P10)。(2)民主事实的运动总是通过民主事实本身静止状态得以表征、得以认知、得以享受。民主事实的发展,正是通过一系列的相对静止、平衡和统一才表征为一个链条式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权利和民主的生活才成为现实。(3)如果说,“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40](P67),那么,民主的过程则从它的结果找到他的度量。考察民主事实,既要看过程,也要看结果。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标准:一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二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三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四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1](P12)

(二) 过程包摄因果

因果关系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又是人们认识这一过程的若干层次中的一层。萨尔蒙说:“因果过程、因果相互作用和因果律提供了世界运转的各种机制;要理解为什么某些事物发生,我们就需要理解它们是如何由这些机制所生成的。”^[42](P132)怀特海认为,各种实际存在物都不过是原因而已,所以,寻找一个原因也就是寻找一个或者更多的实际存在物^[43]。由此可见,一个事物在其存在的过程中,所具备的任何一种特性都代表着某种事实;这些事实或被用于构建其他事物的过程,或成为该事物“主观目标”的相关因素。

其一,一切形式的民主事实都是民主过程之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之过程构成了民主事实的原

因。作为原因项的民主过程,是因果关系中的因果过程所产生的因果作用的前提。换言之,因果关系以因果过程为核心与关键,而能够促成因果作用产生的原因项,就是因果关系中“关键之关键”。(1)果从因生。没有原因,就没有结果;没有民主的过程,就没有民主的事实。这里的过程是一个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存在;民主的事实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民主过程的结果;民主过程的结果不是由单个事物所决定的,而是在多项事物的矛盾、交互中生成的。由此,就产生出某种形式的阶段性结果,即民主事实。民主过程所产生的不同形式的民主事实,是作为整体的民主过程与不同事物、不同力量进行交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2)事待理成。任何形式的民主事实都有其因果必然性,都有一个由因到果的必然过程。过程孕育思想,过程创生制度。正是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与民情等诸多因素之本然、必然、普遍的联系和作用过程,构成了民主事实的直接原因。(3)“有依空立”。民主事实由民主过程所创生。有似如一座房子,只有在经过一系列的建造过程,才成其为房子;在这个过程之前,房子是不存在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习近平的阐释中得到更多的启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44](P144)

其二,过程从来没有意味着与结果的分离,正如目的无法与途径分离一样。任何形式的民主事实都是过程的呈现,并始终处于创生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过程是由民主事实的链条所构成。(1)民主的过程必然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民主事实。在时空上,民主的事实与民主的过程呈现“点线”关系。正如萨尔蒙所说:“在时空的图示中,事件由点加以表示,而过程则由线来表示。”^[42](P132)任何形式的民主事实都是过程的呈现,反过来,任何民主的过程都必然地由一定的民主事实所反射。(2)民主的运动过程表现为一个环扣衔接的链条,民主的事实就是将链条环扣起来的“扣子”。在整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之中,前一个过程构成了后一个过程的条件,后一个过程则成为前一过程的结果。(3)构成民主过程的环环相扣的每一粒“扣子”,即民主的事实,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只有与其他“扣子”衔接起来,并置于全链条之中,才能够被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其线性结构上,民主的过程就是由民主事实串联而成的一个整体;民主的真实性是基于全链条的整体判断,而非割裂整体的分段理解。

其三,在条件逻辑的框架下,可以将因果过程视为因果关联的充分条件;但在发生逻辑模式中,因果关系又是因果过程的内在驱动。因此,因果过程和因果关系统一于民主因果机制之中,解释某个民主事实,实际上就是追溯引起被解释的民主事实发生的因果过程和因果关联。(1)因果是一种“物理联系”,其实体应该是过程而非事件,据此可以将过程看作是闵可夫斯基坐标中的一根线,而事件只是闵可夫斯基坐标中的一个点^[45]。过程比事件通常具有更长的时间,占有更多的空间。在民主的论域中,诸如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均是具有物理性之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了人民群众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确保人民群众真实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其因果过程的物理的、具体的体现。(2)因果过程就是因果作用的时空集成。在社会领域中,任何形式的因果关联的发生都是以时空为条件的——在时间维度上,处于不同时间的两个事物,一般无法发生直接的因果作用,所谓“关公战秦琼”就是最直白的证伪;在空间维度上,处于不同空间的两个事物,一般亦无法发生直接的因果作用,所谓“隔山打牛”只是艺术的演绎,而非真实的因果作用。(3)因果关系的本质就是因果作用。任何意义上的因果过程都是因果作用的过程——因果作用不仅是因果过程发生的原动力,也是因果过程延绵续展的恒动力。正是永不停歇的因果作用,决定了永无止境的因果过程。

(三) 过程即规律

“坚持过程性和关系性是所有现实存在的基本特征,任何现实存在从本体论上说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生成过程和内在关联。”^[46](P88)民主的过程既是相互联系的民主事实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民主与社会

系统中相互联系的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由于事物的“本质关系或者本质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都是事物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的反映,据此,“联系即规律”可以合乎逻辑地衍生出“过程即规律”之命题。因此,民主的过程是一个关系的范畴,这意味着:我们是在一个普遍联系的语境中讨论民主之过程,在一个运动过程的语境中讨论民主事实之关系。

其一,民主的过程就是相互联系着的民主事实的运行场域和轨迹;民主关系是运动着的民主诸要素之间,以及民主与运动着的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1)民主具有构成性。它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民主,不管是观念层面的,还是制度层面的,都是由民主的诸多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则所构成的统一整体^[47]。(2)民主具有整体性。它意味着民主是一个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系统或整体,民主的任何组成要素只有在整体中才具有民主的意义。任何形式的民主事实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单子式存在,而是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3)民主具有实践性,它意味着任何民主事实的本质都必须在普遍联系的社会实践之中才能够确证和把握,正如同人的本质必须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确证和显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应该是社会成员超越隔绝状态,形成公共生活空间的形式;民主不能是人各自为政、离群索居,而是构成某种类似生命机体的社会存在。

其二,任何形式的民主运动及其过程都是民主事实之间发生一定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形式的过程性民主,选举民主也罢,决策民主也罢,都不过是这种结果的表现形式。这就意味着:(1)在过程哲学视野中的民主,是一系列民主事实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创造性原理支配下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2)创生于民主过程的不同程度的民主事实在客观上具有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等,必然始终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彼此互为条件。剔除这种作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无异于掏空民主的真实性和整体性。(3)任何形式的民主事实都具有社会性,必然与社会系统其他事实处于相互作用之中。所以,“民主”不是政治领域的专属概念,毋宁是人类社会领域的公共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4)没有孤立于其他民主而存在的政治民主。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都与社会系统中其他领域的民主存在着相互作用之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诸如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等民主事实,构成了政治民主的基础和条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谈道:“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48](P18)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治与其他领域系统的运作情况的联系密不可分、不可忽视。

其三,民主的过程受民主规律的支配,民主的规律就是民主事实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里的联系具有历史性。换句话说,民主的规律体现在历史中、体现在历史性的联系中。(1)“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的。”^①同理,一切民主都是历史的。民主过程的历史性决定了民主规律的历史性。一切有关民主的真实的认知都必须建立在“历史感”的基础之上,始终不忘基本的历史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49](P43)。(2)历史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黑格尔曾说:“在世界的历史中,每一世界历史的民族,总是只有一个形态,这就是民族的自然意志,或者说是民族之主观的本性。我们要熟悉这样一种从土地产生民族性与其性格之地方性的自然模式。”^[50](P291)因此,一切形式的民主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经由历史的沉淀,深深地融贯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之中。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首先与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密

① 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9](P146)

切相关^[51]。“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52](3)只有在普遍的历史性的联系网络之中才可能获得民主过程的真理性认识,从而把握民主的内在规律。因此,民主的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之间的内部联系。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缺乏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将民主事实孤立地进行研究,就等于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

三、过程即价值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是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事实同价值的关系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只有认识到了事实和价值的相互作用,才算是够格的智慧。事实不能驳倒价值,或反过来说,价值论也不能拒绝事实陈述。另一方面,为了全面说明民主,我们既需要事实,也需要理想。简言之,仅靠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建立不起任何政体。”^[36](P49)民主价值兼具过程性和主体性。在过程哲学中,过程孕生价值,价值引领过程。民主的过程既是民主价值创生的过程,也是民主价值实现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中,价值创生于“现实的人”自由的、有意识的“为我存在”“由我创造”的实践活动,这不仅是人确立主体地位的过程,还是人发挥主体性作用的过程,更是人认识和实现价值的过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3](P525)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价值必然回缚于人的生活世界。正是在人的生活世界里,基于过程与价值的统一,民主价值可以合乎逻辑地转译为权利、目的和享受。

(一) 权利澄明于过程

列宁曾经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48](P201)。在现代生活中,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展现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即既体现民主的价值,又体现民主的权利,还体现民主的性质和质量。如果说,权利是民主价值的基本表征,那么,民主的过程就是人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并实现这些权利的过程。

其一,权利乃民主价值的经典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一系列民主权利的客观描述。“民主”一词的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既是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集成,又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及其过程的叙事。(1)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民主价值的基本内核。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根据和目标就在于人本身,或在法学的意义上来说,人是权利的主体。”^[54](P75)黑格尔指出:“权利的基础是精神,它们的确立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意志既是权利的实质又是权利的目标,而权利体系则是已成现实的自由王国”,而“所有价值都建立在与意志的联系的基础上,并且高于每个可能的个体意志。”^[55](P55)因此,价值更深的含义是意志的目的,践行自己的真正意志就意味着价值的实现,而民主价值内核是践行人民的意志。(2)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民主价值的尺度。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所展示出的效用,若没有人作为主体、没有需求的存在,这种效果和作用即使客观存在,也不具有主观意义上的价值,而仅仅具有有用性。如果说,人民是否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是衡量民主真实性的尺度,那么,人所享有的这种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则是衡量民主成色的标尺。在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关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标准具有普适的真理性。(3)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民主价值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只是写在宪法文本上,主要也不是表现在选举等程序上,而是体现在行使和实现的过程之中。正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之权利的过程生成了民主的价值,而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过程,则是民主价值的实现过程。

其二,权利的本体在于行动,“我行故我在”,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哲学的支点即“我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权利以一系列“行使权利的行为”为支点,具有参与民主的一般特质。民主的过程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为人们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并发展出理解和信任,最终形成共同的思考和合作行动。真正的民主,不仅体现在为人民创造更多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渠道和方式,而且体现在民主实践过程中:(1)行动是人的基本属性,一切附着于“人的存在”的其他一切属性,都是借助于行动得以证明,并通过行动获得实现。因为,人存在,就必须做某些事情并且不做某些事情。存在即有为,这意味着,“行动”可以涵摄“存在”,且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本身也是一种行。(2)权利的主体必须是行动的主体,只有主体性的行动才具有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行动是主体与世界的一种交互关系:没有世界的主体就只剩下意象,没有主体的世界则只有变化”^[56](P171),而没有创造。(3)一切形式的民主权利都是“人民行动”的权利,诸如知情权、言论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概莫能外;剔除“行动”,民主权利遂成空洞。行动表现为过程,民主的价值正是权利行使过程之产物。易言之,正是人民的行动创造了民主的价值,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的世界是“行动”创作出来的作品,人民通过“行动”改变了事物的给定性,并赋予其民主的价值性。所以,民主本质上是一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活动,它有两个发展难点:一是民主在空间和地域上的延展;二是民主在时间和不同环节上的贯穿,即实现其全过程性。

其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权利和价值都聚焦于“人之于自身的关怀”。民主的关怀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关怀;关怀的价值属性以人民利益为核心。正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民主观念中必须填充一种对人自身的关怀,即通过制度之外的价值赋予制度合法性;民主中应具有正义的要素,政治生活应成为道德生活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过程应是人民对其自身的持续地关怀过程。(1)关怀具有权利的属性。关怀自身以及自身受到关怀是民主权利的真核。权利中的平等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争取权益的自由,它体现为一种机会的均等,那么,权利中的关怀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得到关注、倾听与接纳的需要,且这种需要应该得到以权利为形式的保护。(2)关怀具有价值的属性。关怀所包含的温润而包容的气质同样是民主价值的追求,而且它会让沐浴其中的人民内心得到升华。对人的内在世界的滋养,是不断创造人类历史文明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他们之中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艺术达到了充分繁荣,即使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尽管有了这一切,它也不能从自己身上解脱掉迷信的枷锁;它无论关于自己,或者关于神都没有形成价值的、真正的概念;无论它的道义或者道德,任何时候也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向往,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求和勇敢的行为。”^[57](P818)(3)关怀具有尺度的属性。人是感性的动物,他需要来自社会和国家的关怀。如果民主不具备关怀的价值,人民为什么还要追求民主呢?人按照某种尺度进行生产活动,以此达到某种“美”的追求。此处的“美”,即规律、追求,也即关怀。人民创造民主的尺度就是人本身,或者说,就是人之于自身的关怀。正是这种关怀,展示了人民参与民主过程的主体性。人民通过对民主活动的参与,将自己意志的和意识放在主导地位,使活动本身得到意义的浸染,从而获得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法律制度与社会习俗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具有充足的移情心理和关怀倾向的话,那么社会正义就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二) 过程映射目的

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29](P258)民主之所以诞生和存在,必然具备一定的意义。那么,民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58](P28)国家制度如果不能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就会变得有名无实;其必须对所有生活在其境内的生命表现出平等关怀。据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毫无疑问地站在了伦理和正义的高点,将全人类的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在伦理上将人本身作为毋庸置疑的终极关怀对象。

其一,人是目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为目的。康德说:“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59](P1)。实际上,人是凭借理性而存在的,而且人本身即存在的目的。因此,人无论怎样行为,都必须遵循“人是目的”的守则。不论本人还是他人人都应当将人作为行为目的,只有如此才能规范人的行为、实现实践理性。(1)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达成目的之方式、途径和过程,这个目的就是人本身。“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60](P95)由此可见,人不能是工具和手段,只能是目的。而且,只有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才能代表绝对的价值,并且有能力管理人类社会。(2)民主乃现代人的必需品,但不是装饰品。正如弗拉迪米洛·贾凯说:“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必须根据它们实现和谐、包容和参与性发展的有效能力来衡量。”^[61](P83)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而人是生成的,而且人的生成又是没有止境的。“个人的整个一生只不过是使他自己诞生的过程;事实上,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充分地出生。”^[62](P55-56)因此,人作为目的,具有生成性和过程性。(3)民主的价值具有意义世界之属性。所谓“意义世界”,就是指基于人“超越性”维度的“合真”“合善”“合美”的精神世界,彰显了人之于动物的独特性。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人不仅生存于物质世界中,同时也生活于意义世界中。人类自我是深度社会化的,自我身份的理解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人之于民主的追求和创造,是其构建意义世界的重要方式。人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但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先验结构,而是人在有目的的革命性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生发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是确证生命的本源存在方式,因而也是确证民主意义的本源存在方式。

其二,只有“现实的人”才成其为民主之目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全部”的“现实的人”为目的。其中,全部的人就是指每一个人;现实的人就是指实践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9](P153)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53](P525)。(1)“现实的人”即恒定地处于“物质生活关系”之中的存在,它不仅需要满足自身对物质资料上的需求,还有对自身获得社会地位和获得他人对他的认同的需求。“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63](P1)民主的过程是一个包含诸多摄受关系的有机体,它既关联着国家,也关联着社会,归根结底,关联着人的世界。其作为前缀,冠诸国家和社会,实际上就是赋予了国家和社会以“为人而存在”之属性,通俗地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之属性;政治权力的行使只有在它根据人们所期待认可的宪法来行使时才是合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新形态,是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的民主类型,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权力的主体归属^[6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意义不仅在于协调和巩固人民与国家之间、人民个体之间的关系,还在于人民的利益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最广泛而真实的保障。(2)“现实的人”是主体性存在。所谓“主体性”,就是人对其自身活动及其对象建立驾驭关系、为我关系、主宰关系,使其服从于自身内在价值尺度的固本性^[65](P29)。只要有某种关系的存在,它就是为“我”而存在的;当且仅当受人的主体性所涵摄的民主及其过程才具有“为人而存在的”价值。(3)“现实的人”是历史性存在。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在历史中现实地生成的,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就根源于人的内在本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人实现自我的根本乃至唯一途径,人只有在历史之中、在时间之中才能实现自我、成为真正的“人”。在历史之前或在历史之外的人,无法获得作为“人”的身份;他只有被置于历史之中,才能符合“人”的概念。民主的过程同样是以时间为框架的历史性过程,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参与民主活动,

① 德国古典哲学认为,主体性是指具有坚强的主体性格的、自由自在的(尽管只是形式地)个性,也即一种主体形式上的自由自在性。

追求民主目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现实的人”,无疑也是历史性的存在。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在民主事务中的持续参与和实际影响。

其三,目的本身具有过程性,并表现为阶段性、局部性、非圆满性。人之于民主的认知、追求同民主本身一样,永远不会在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民主同其所处的社会一样,始终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只有不断发展着的民主,才能满足创生不尽的人之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81](P102)民主及其所处的社会之所以不断变化发展,是因为构成社会主体的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民主认知上最主要的不幸就是误以为民主目的是某种结局或者某种可以完成的目标,这种取向离间了过程与目的,使民主目的成了遥不可及的愿景,历经无数努力,民主的序幕却似乎总还没有拉起,其结果就是,民主变成了海市蜃楼。因此,习近平强调:“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251](P336-337)

(三) 目的即生活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存在都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因此,民主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的生产和生活的过程。而现代生活即意味着民主——在杜威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66](P45)。民主过程就是享受民主生活的过程,民主的过程是外在客观机遇和内在主观享受相统一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一个环节都以享受为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维护人民的安全和健康,保障人民的温暖和幸福,实现人民的理想和追求,是享受民主生活的重要价值体现。

其一,民主意味着生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67](P302)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现代生活意味着民主,民主意味着解放智慧,使它能独立地起作用,即解放心灵,使它作为个体发挥自己的作用。”^[68](P72)(1)在现代社会,民主与生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关联,任何民主都是人的生活一部分,并为着生活而展开。离开了人的生活谈民主,民主便丧失了其根本的意义,而离开了民主谈生活,生活则残缺不全。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活是民主的一种尺度。相同意义上,生活也可以说是检验民主成色的尺度。(2)民主是一种审慎的生活方式。正如许多先贤曾说过的,审慎生活是选择的生活,是社会和历史条件造就的;审慎生活意味着谦逊而敏锐地认识到生活是一个过程,它不是对真理和至善的直接占有,相反,它是找寻真理和至善的过程之中;审慎生活的目的不是终结,而是成熟。在审慎生活中,真理和至善是不断调整的目标,就好比当我们向地平线前进时,地平线不断变化,我们可以走向地平线或远离它,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离地平线更近,但我们永远不能站在地平线之上。因此,审慎生活预设了未来是开放的,它不是一条我们将要行经的道路,相反,它是一条正在展开的路线,我们的脚步参与了这条路线的创造。(3)民主的生活是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民主依赖于道德和智慧,依赖于健康的心灵秩序。民主秩序要走向有序正义,必须依赖于公民参与政治的理性能力和道德素养,依赖于这样一种民主精神。好好生活与好生活的分殊就在于前者以道德为必要条件,而后者未必。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中之所以应该有正义的要素,就在于要使得政治生活成为道德生活的延伸。因此,完成尊严原则与政治的连接实际上同时也是对道德的连接。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仅关注政治上的“好”,还强调道德上的“善”和教育上的“行”,这三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其二,民主生活的本质是社会的,也是国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现实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安排为载体的民主形式。民主方法就是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69](P370)。“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

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67](P39)(1)民主是社会诸要素合生(Concrescence)^①之产物,马克思认为“关系”也是一种本质,“于是这些关系中的任何重要变化都意味着它所存在的那个系统的一种质变。由于构成现实的基础不是事物而是关系,一个概念的含义可以依据它想要表达的特殊关系的程度而发生某种变化”^[70](PVI-VII);民主生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在创造“为我”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也是享受社会关系“为我”的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说,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本质^[24]。(2)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民主的生活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但归根结底,是物质的。民主生活不仅以物质条件为基础,而且,民主生活的过程与物质生产的过程是统一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系统的民主体系与操作流程来贯彻民主的原则,打通民主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空间,将人民民主视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71]。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2](P32)(3)国家是人民生活的场域。任何民主理论必须使一种理性的国家得以概念化,在它里面,人民主权是存在的或者能被自觉地实现。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则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反复循环沟通,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形成了凝聚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集体意志,从而使个人意志与国家集体意志达到最大程度的内在统一。“关于国家性的共识,在逻辑上优先于民主制度的创建。”^[73](P27)任何个人,只有表现出作为国家成员、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规定性,才表现为人的规定,但国家制度、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国家本质属性在于人民性,国家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从而“使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能够主导国家生活的过程,体现人民在一切人的生活领域的主体地位,从崭新的视角探索建立独具特色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成人民社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使得国家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4](P45)。

其三,民主的过程体现为享受与创造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体人民享受民主生活和创造民主价值的统一。(1)民主即生活,生活即享受。享受具有主观直接性。民主过程中的享受意味着机遇、领悟、感受,这种意义上的享受对全部过去和未来开放,成为“现实的”,也就是成为“过程的”。现实生活过程即是人的实践活动过程。(2)民主过程的享受也意味着自由。自由是现代民主的前提、保障和目的,对自由的自觉是现代生活的根本标志^[75]。而劳动,是一切发展性和享受性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决定了,以人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标的民主,必然具有劳动的本色。马克思认为:劳动首要的是克服来自自然必然性对人的生存构成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76](P615)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的民选政府”,而“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77](P1070)。(3)在民主过程中自觉自由的创造本身也是一种享受。自由在本质上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19](P56)。自由需要通过“创造”予以表现,而“创造”则须由“行动”予以实现,人正是在决定和执行“做什么”的过程中,通向自由生活并实现存在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人在劳动中的自我实现,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正义乃自由得以全面实现的条件。人类的劳动,创造了对象化于人类的生活世界。这一创造生活世界的过程,不仅显现出人自身的精神自由力和实践创造力,也是人在劳动中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重塑。

① 通过“合生”(Concrescence)这个术语体现出来的终极性概念,就是“新颖的共在性的生产过程”^[43]。

四、结 语

习近平关于“人民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论断不仅诠释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和特征,也揭示了民主的一般属性及其内在规律。该论断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民主理论的重大创新,它在向世界讲述民主的“中国叙事”的同时,也向世界诠释民主的过程哲学。

在哲学上,“过程”是一个兼容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概念。将“全过程”冠诸民主,即意味着将民主置于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三重境界之中。这里的主体性是全部的,是人民全体,是全覆盖的,而不是部分的,由此,决定了其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精英民主”理论的超越。这里的时间性是连贯的,是全链条的,而不是间断的,由此,决定了其对以议会民主为中心的“选举民主”理论的超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78](P39)这里的空间性是全面的,是全方位的,而不是片面的,由此,决定了其对以政治为中心的“参与民主”理论的超越。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政治中心,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教育、医疗等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果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那么,过程性则是民主的共通本质。正是“过程性”将民主锚定在人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并让民主的价值回缚于人的生活世界,也正是在人的生活世界里,基于过程与价值的统一,民主的过程转译为权利、目的和享受的现实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2,(5).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10-26.
- [3] 刘德中,俞明三.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与新时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3).
- [4] 杨富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中国哲学:从过程视角看.黄山学院学报,2005,(2).
- [5] 杨富斌.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3,(4).
- [6] 杨富斌,唐晓铮.论过程哲学的方法论.求是学刊,2015,(2).
- [7] 阿弗烈·诺夫·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10] 阿弗烈·诺夫·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林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保障.东方法学,2021,(5).
- [1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巴登,卡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4] 朱维.王国维“境界”的时间之维.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 [15] 陈勋武.存在与境界.人文,2021,(1).
- [16] 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肖聿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
- [17] 蔡淞任.“不同时代的交叉”——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性概念的独特理解.世界哲学,2019,(3).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0] Anne Fairchild Pomeroy. *Marx and Whitehead: Process, Dialec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21]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22] 吴友军.论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的否定性.社会科学战线,2001,(3).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5]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26] 严光菊, 周则旺. 试论实践的极性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关系. 泰山学院学报, 2005, (2).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8] 菲利浦·佩蒂特. 依照人民的意愿 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与模式. 曹钦译.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30] 孙志文. 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 陈永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 [31] 米夏埃尔·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 张乐天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3] John D. Lewis. The Elements of Democr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40, 34(3).
- [34] 赵汀阳. 共在存在论: 人际与心际. 哲学研究, 2009, (8).
- [35]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36] 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37] 金岳霖. 论道.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38] 金岳霖. 知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39] 恩格斯. 反杜林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0.
-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41] 戴维·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 燕继荣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42] W.C. Salmon.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the Caus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Princeton C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3] 阿弗烈·诺夫·怀特海. 怀特海过程哲学观概要. 艾彦译. 世界哲学, 2003, (1).
- [44]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求是, 2020, (1).
- [45] 王巍. 因果机制与定律说明.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 (2).
- [46] 杰伊·麦克丹尼尔. 怀特海过程哲学研究. 杨富斌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47] 江国华, 方歆然. 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断的理论创新. 社会科学研究, 2023, (2).
- [48] 列宁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9] 列宁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0]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51] 陈曙光. 民主制度不是“飞来峰”. 领导文萃, 2016, (24).
- [52]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4-09-06.
-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4] 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 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 毕洪海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 [55] Hugo Muensterberg. *The Eternal Value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9.
- [56] Segerberg K. Models for Actions// B. K. Matilal, J. L. Shaw.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idel: Dordrecht, 1985.
-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5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59] 康德. 实用人类学. 邓晓芒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7.
- [60]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61] 弗拉迪米洛·贾凯. “民主”概念在西方的演变及其偏狭性. 李凯旋译.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1).
- [62] 埃·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 孙依依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4] 秦德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度支撑与实践体系.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5).
- [65] 金炳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 [66] 约翰·杜威. 人的问题. 傅统先、邱椿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68] 杜威全集: 第3卷. 徐陶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69]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吴良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70]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71] 宋雄伟.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共产党政策过程的耦合与发展.教学与研究,2023,(3).
- [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3] 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 [74] 陈晓斌,刘同舫.西方现代民主的政治逻辑和理论困境——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6).
- [75] 涂诗万,董标.解放智慧: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民主意蕴.当代教育与文化,2015,(6).
-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7]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On Process Philosophy of Democracy

Jiang Guohua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assertion that "people's democracy is a whole-process democracy" contains profound ideas of process philosophy. Ontologically, the theory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defines democracy as a process-oriented existence, a chain of processes, thereby placing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an ontological position. This ontological process is essent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inevitably manifests in the lived process of democracy. Epistemologically, the theory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defines democracy as a factual existence, a synthesis of facts, thereby placing democratic facts in a benchmark position. The existence of democracy is mirrored by democratic facts; as "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democratic facts always arises from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In Axiology,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eory defines democracy as a value-oriented existence, the symbiosis of values, thus placing democratic values in a leading position. The existence of democracy is value-oriented, and the symbiotic process of democratic values is the lived process of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mselves" and "existing for themselves".

Key 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process philosophy; process as ontology; process as facts; process as valu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New Era

■ 作者简介 江国华,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李 媛